

第二十一章 邪門的大火

廉如意敏感的神經迅速繃緊，這將軍府內，還有心懷鬼胎之人？否則怎會有人在爹爹書房外偷聽？那人究竟是誰？

她忽然想到車夫阿福，除阿福以外，府裏會不會有他的同謀之人？

「爹爹？」廉如意雙眉緊蹙的看著廉將軍。

廉將軍擺擺手，神色平靜自若，「如意無須擔憂，爹爹自有決斷。欣媵之事，爹爹自有分寸，妳且去安撫妳姊姊，讓她不要憂心，為父豈是那不擇手段的貪慕富貴之人？」

廉如意聞言恭恭敬敬的向父親福了福，「多謝爹爹。」

她退出了廉將軍的書房，天還未亮，廉將軍已準備入宮上朝。

廉如意站在爹爹書房的院子裏，環顧四周，剛剛書房外的動靜真的是有人偷聽麼？還是別的響動？

略作思索，她提步向自己的院子走去。

回到院中，讓雲溪叫來了寒梅，她叮囑寒梅道：「最近盯緊阿福，看他在府中和誰人親近。」

寒梅抬頭看了看小姐神色，「小姐是懷疑府中仍有其同謀之人？」

廉如意搖了搖頭，「我不知道，但心中總覺難安，無事自然最好。」

寒梅領命退下，廉如意小憩一會，待天光大亮，才又起了床。

梳洗好，簡單的用了早膳，她還是擔心姊姊，便帶著春杏和小陶去了姊姊的院子，姊姊昨天的狀態實在讓人憂心，自己還是再開解她一番吧，畢竟四皇子及時趕到，如今什麼都沒發生，父親那邊也會頂住壓力，皇上看在父親隨他征戰多年，更是輔佐他打下這江山的情面上，父親若是不同意，皇上也不會因此事而寒了父親的心吧？畢竟宮中想要什麼樣的女子沒有？

誰知她剛到姊姊的院子，姊妹兩人還沒說上話，宮裏就派人來了！

姊妹兩人趕緊起身相迎，竟是皇后娘娘身邊得力的方嬪嬪。

「方嬪嬪，什麼事竟勞動您親自來了？」廉如意上前客氣的說道，順勢還塞了一個鼓囊囊的大荷包進方嬪嬪的手中。

方嬪嬪推辭不肯收下，廉如意執意要給，她也只好收入懷中，臉上的笑意也深了幾分。禮多人不怪嘛，走到哪兒都是一樣的，像她們這樣在貴主子身邊得臉的奴才，走到宮外，那是比一些身分不高的主子還吃香的。

「皇后娘娘親自派了奴婢前來恭請兩位小姐進宮，昨日的事情原就是明月公主疏忽大意，照顧不周才出了紕漏，讓廉大小姐受驚了。」方嬪嬪收了銀子，便吐了實，「今日請兩位小姐去，也是為了給廉大小姐壓壓驚。明月公主也很擔心廉大小姐，請兩位小姐務必賞光！」

方嬪嬪轉達了皇后娘娘的意思，便出了廉欣媵的閨房，率先上了停在二門外的馬車，這是留點時間給姊妹兩人說話。

廉欣媵看著廉如意，臉色微微發白。

「姊姊不要擔心，既是皇后娘娘召我們入宮，便是此事無虞了。」廉如意握著姊

姊的手安慰道，「剛才方嬪嬪的話，姊姊不是已經聽到了麼，今日召我們入宮，應有道歉的意思在的，想來皇后娘娘也是知道姊姊無心後宮的富貴權勢之爭，又因為教授明月公主遭此無妄之災，皇后是為了安撫妳的。」

廉欣媵點點頭，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只是想到昨日再差一點，也許就……我這心裏就難以安定。」

廉如意歎了口氣，只覺姊姊的手都是冰涼的。

「如意，妳別擔心，我沒事，我真的沒事，昨天好好哭了一場，已經把當時的驚慌恐懼都哭出來了，其實也沒什麼，就算是被選在君王側，也只有笑的分，哪有哀哭的道理，若是傳入皇上耳中，豈不是要治我個大不敬之罪？」廉欣媵笑了笑說道。

廉如意點點頭，看姊姊故作堅強輕鬆的樣子，心裏很是難受。

「小姐們都快著些，別讓宮裏的主子等久了。」周嬪嬪在隔間裏提醒道。

姊妹兩人也不再磨蹭，收拾了一下便出門去了。

因為馬車裏坐著方嬪嬪，姊妹兩人也沒說什麼話。到了宮裏下了馬車，一路上都是方嬪嬪親自帶路。

不過這次有廉如意同行，即便沒有方嬪嬪帶路，也斷不會走錯路。

待到了坤寧宮，姊妹兩人才發現，坤寧宮好生熱鬧，宮裏的各位主子像是齊聚一堂了一般。

「欣媵，妳來了！」明月公主一看到廉欣媵，就立即跳出來，一把拉住廉欣媵的手。

廉欣媵衝她福了福，「見過公主。」

明月公主欲言又止，卻是看著廉欣媵紅了眼眶，看來，昨日因為她的粗心大意，給廉欣媵以及太子造成的困擾她已經知曉了。

廉欣媵和廉如意一同給皇后及宮中各位娘娘見了禮，便被皇后賜了座。

明月公主原本也要賴著坐在廉欣媵身邊，卻被皇后看了一眼，便乖乖的回到皇后身邊坐著。

「喲，這位就是傳說中的京城第一才女，廉家大小姐呀？」一位身著大紅牡丹紋富麗長裙金黃比甲，高高的墮馬髻梳得油亮，滿頭金燦燦的金釵步搖，簡直要晃花人眼，富貴之氣直逼皇后的娘娘笑嘻嘻的看著廉欣媵問道。

「世人謬讚，小女子不敢當。」廉欣媵起身，福了福道。

「妳不認識她，她是容妃，當初入宮之前，可是江南第一才女呢！」皇后笑了笑，對廉欣媵解釋說，「她這不是誇妳，輪才藝，宮中無人能與她比肩，她這是技癢了，想和妳比試一番，重溫當年風采呢！」

廉如意一聽「容妃」兩字，神經立即緊繃起來，她不動聲色的朝說話的娘娘打量去。

只見容妃容貌豔麗，卻有江南女子容顏精緻的特色，再加之妝容別致精巧，衣著華麗，更顯得她光彩照人，只是和端莊大氣的皇后不凡的氣質一比，她怎麼看都遜色了幾分。

聽聞皇后的話，容妃勾起嘴角笑了笑，倒沒有否認。

「欣媵不才，豈敢與容妃娘娘相提並論。」廉欣媵立即恭敬的說道。

「妳不必怕她，若是她輸了，有我們這麼多人看著呢，她還敢耍賴不成？」另一位年輕貌美的娘娘極為爽利潑辣的說道。

廉如意不禁多看了她幾眼，卻不知是哪位主子。

容妃聞言，嗤笑一聲，「慎嬪，若論才藝，妳不在行，看熱鬧，卻哪兒都少不了妳，沒妳不行呀！」

慎嬪呵呵一樂，「還真叫容妃姊姊說對了，妹妹別的不行，看熱鬧那是最在行的，論斷也是最公平的。有妹妹在，不知容妃姊姊還敢不敢下場比試了？」

容妃柳眉一挑，「哼，妳們別笑我欺負小姑娘就成！」

上座的皇后娘娘對身邊之人微微點了點頭，立即有人抬上一架古琴來。

這古琴定是名家大作，只往這正殿裏一擺，立即有一種古樸之氣彌散開來，使這原本有些喧鬧的正殿都立時沉寂了。

廉欣媵不禁吸了口氣，盯著那古琴看直了眼，她對琴瑟多有研究，只在傳聞中聽說過如此精妙的古琴，今日一見，才知傳言淺陋，古琴的氣韻，絕非言語能夠形容。

容妃想來也是愛琴之人，見得古琴，不等皇后發話，便起身向場中走去。

纖纖素手輕輕落於琴弦之上，指尖撥動琴弦，立即有悠揚的琴聲蕩響在坤寧宮高高的房梁朱紅的梁柱間。

正殿內的所有人都不禁屏氣凝神，瞬間落針可聞。

容妃精緻的容顏上露出嫵媚妖嬈的笑。

皇后眼中，精芒閃爍。

廉如意卻突然間緊張起來，就像一種直覺觸動她敏感的神經，她感覺似乎有事要發生。

心撲通撲通跳得極快，她屏住呼吸，迅速的掃視大殿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樣。是她太敏感了？是錯覺？

此時容妃已在古琴之後緩緩落坐。

一雙纖長素手輕輕按與琴弦之上，又緩緩抬起，指尖勾動。

如珠落玉盤，如泉水叮咚，琴弦輕顫間，琴音似乎帶上了魅惑人心的力量，眾人皆沉湎於音律之中，無法自拔。

琴聲越來越急，越來越密，眾人的心都隨著琴聲緊緊的揪了起來，沉醉於琴聲裏，不知身處何處時，卻忽聞一聲刺耳的尖叫。

「啊——」

待眾人突然從琴聲裏驚醒，看向場中時，卻發現古琴著火了，容妃的手也被燒著了，熊熊的烈焰瞬間就將古琴吞沒，坐在琴邊的容妃也一下子就被烈火吞噬。

「救火！快救容妃！」皇后起身喝道。

殿中眾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烈火嚇傻了，待皇后下了命令，伺候的宮人才如夢初醒般撲了上去。

容妃被宮人撲倒，她身上的大火也被撲滅。

只是她身上的綾羅綢緞都是極為易燃之物，如今被大火吞噬殘破不堪，她的頭髮被燒焦了，臉也熏黑了，特別是那一雙極美極靈巧的手，如今卻被燒得焦黑醜陋，這雙手，定是毀了。

焦黑之下，還不知容妃身上的傷勢如何，但她的慘叫不絕於耳。

「快扶容妃到內殿躺下，速速傳太醫來！」皇后娘娘的臉色也是很不好看。

眾人聽著容妃的慘叫，看著不久之前還明艷照人的容妃，如今已是慘不忍睹，皆唏噓不已。

火雖然被撲滅了，可是那架古樸大氣、一出場就震住了眾人的古琴，此時卻只剩下一堆灰燼，被燒得連渣都不剩了。

廉如意盯著那堆灰燼默默出神，這場火怎麼來得如此邪門？

「事出突然，容妃娘娘情況不明，眾位娘娘在此也無濟於事，先請回吧，待太醫來為容妃診治之後，定會將情況告知眾位娘娘。」皇后此時已到內殿去了，她身邊的方嬪嬪神態肅穆的對眾人說道。

這場大火以及容妃的傷勢都把大家嚇得不輕，能回去自然是最好的，於是方嬪嬪話音剛落，眾娘娘便都扶了自己身邊奴才的手，腳步不停的離開了坤寧宮。

不久之前還熱熱鬧鬧的坤寧宮立時清冷下來，只有容妃一聲接一聲的慘叫迴蕩在坤寧宮裏，讓人心底發寒。

廉欣媵和廉如意對視一眼，也打算向外走去。

方嬪嬪走上前來，「讓兩位小姐受驚了，只是娘娘此時也脫不開身，奴婢送兩位小姐出宮去吧。」

「娘娘身邊此時正需人手，嬪嬪還是去幫娘娘吧，隨便指派個小宮女為我姊妹二人領路就好，多謝嬪嬪美意了。」廉如意說道。

方嬪嬪看了看大殿，點點頭，「也好，那就讓……」

「嬪嬪快進去吧，我送送欣媵和如意。」明月公主正走了過來，對方嬪嬪說道。方嬪嬪便福了福身，疾步離開。

明月公主與廉家姊妹二人向宮外走去。

「欣媵姊姊……」明月公主忽然轉過身，挽住廉欣媵的手臂，眼眶紅紅的，「昨天的事對不起，都怪我不好……」

廉如意一愣，明月公主看來很喜歡姊姊，私底下竟如此稱呼姊姊了麼？

「公主，欣媵不敢當。」廉欣媵從公主手中抽出自己的手臂，退了一步。

卻見明月公主兩行淚瞬間滑落，「欣媵姊姊，妳是生我氣了麼？是不是以後都不會原諒我了？」

廉欣媵看到落淚的明月公主，頓時無措起來，「公主不要哭，欣媵並非生氣，乃是君臣有別，公主千金之軀……」

明月公主卻搖著頭說：「母后說了，說因為我自己做事不慎，妳以後都不可能再進宮教我鞭子了，我還以為妳能成為太子哥哥的嫡妻，以後會是我的嫂子……妳不知道我有多希望能天天見到妳，能叫妳嫂子……都怪我不好，太子哥哥都不理

我了……」

廉如意在心中默默歎息，這明月公主果然是在寵溺中長大的，說話做事都率性而為，這種話就這麼拿出來說，真的好麼？

廉欣媵也是對明月公主無語了，歎了口氣，上前拉住明月公主的手道：「能得公主偏愛，是欣媵的榮幸，只是這話公主切莫再言了……是欣媵沒有福分。」

明月公主點點頭，「我知道，母后已經訓斥過我了，只是我想對妳說，我怕妳不原諒我。」

「公主，欣媵自始至終都沒有怪過您，從來沒有。」廉欣媵看著公主，認真的說道。

明月公主反握住廉欣媵的手，緊緊的握了兩握，「在我這兒，妳永遠都是我的欣媵姊姊！永遠都是！妳記住！」說完她就抹著眼睛，調頭跑開了。

廉欣媵站在原地，愣愣的看著公主的背影，良久，輕歎了一聲，「咱們走吧。」

廉如意點點頭，上前扶了姊姊的手。

此時遠遠跟在後面的宮女走上前來，「奴婢是皇后娘娘身邊的蘇荷，奴婢送兩位小姐出宮吧。」

廉如意點點頭，「多謝蘇荷姑姑。」

待兩人坐上回府的馬車，廉欣媵緊繃的神經才放鬆下來。

「如意。」廉欣媵閉著眼睛靠在馬車座椅裏說道，「妳說今日之事，是意外還是蓄意所為呢？」

廉如意垂眸輕聲道：「這齣戲，是專門給姊姊看的。」

廉欣媵猛的睜開眼睛瞪著她，「給我？」

廉如意點點頭，「姊姊昨日是怎麼到梅園的暖閣裏的？又是怎麼會在暖閣中昏睡過去的？皇上怎麼會那麼巧的在那個時候出現在暖閣？」

「是容妃？」廉欣媵皺眉。

廉如意點點頭，「應當是她。」

「所以皇后今日召我們進宮，又故意促使容妃彈琴……就是為了報復容妃？為了給我報仇？」廉欣媵說完就捂住了自己的嘴，連她自己都被她說出的話震驚了。廉如意點點頭，「當然也不僅僅是為了給妳報仇，容妃的兒子大皇子一直不甘心，自己是長子卻不能繼承大統，容妃深得聖寵，在皇后面前也十分倨傲，兩人本就糾葛深遠，再加上容妃昨日雖說設計的是妳，所圖謀的卻是讓太子與皇上產生嫌隙，父子不睦，皇后怎會善罷甘休？今日之舉，也是皇后在向我們傳遞一個訊息。」廉欣媵眼前不斷閃現坤寧宮那一場大火，以及容妃被燒焦的雙手，心中駭然。

「皇后是要告訴妳，她對妳很滿意，妳不能成為太子妃，她也心有遺憾。」廉如意平靜的說道。

廉欣媵卻直愣愣的看著廉如意，是什麼時候開始，妹妹竟和她記憶中的不一樣了？什麼時候開始，妹妹竟變得如此平靜鎮定、聰慧機敏？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印象裏的那個天真任性、純潔善良的妹妹已蛻變成今時今日的模样？成熟冷靜到自己都幾乎要不認識她了！

「妳怎麼了，姊姊？」廉如意擔憂的看著姊姊。

廉欣娉搖了搖頭，「我沒事，只是妳也說了，容妃頗得聖寵，今日之事，皇上不會追究麼？」

「古琴已經燒成了灰燼，皇后娘娘敢當著眾人的面如此設計容妃，定不會給人留下可拿捏的把柄，皇上就算疑心，也沒有證據。」廉如意篤定的說道，「更何況，帝王薄情，在深宮那種地方，容妃毀了一雙素手，美顏盡失，又能留得住皇上的心多久呢？」

廉欣娉看著妹妹的神色間竟有種不屬於她這個年齡的蒼涼，不禁訝異，妹妹一向生活在爹爹和母親的寵愛之下，就算母親離開這兩年多，爹和哥哥也未曾讓她受過任何委屈，她言語間的滄桑，究竟從何而來呢？

第二十二章 賢王妃的請求

容妃撫琴受傷之事，賢王雖不在宮中，卻也很快便得知了。

皇后還派了人通知了賢王妃，魏采邑找到賢王，要與他一同進宮看望容妃。

賢王皺了皺眉，但也清楚，母妃傷勢未明，此時進宮理應帶著魏采邑。

賢王夫婦二人進得宮中，這才知道容妃傷勢不輕，還在坤寧宮裏躺著，兩人便又馬不停蹄的趕到坤寧宮，只見皇后一臉疲態的守在容妃身邊。

容妃的臉被燒傷，此時已被醫女清理乾淨，只是原本嬌嫩的臉龐，此時卻猙獰恐怖。她身上的衣服也都被醫女清理掉了，換上了乾淨寬大的素白衣裙，據醫女說，她身上也有幾處燒傷，只是沒有臉上那般嚴重罷了。被燒得焦黑的手此時纏了潔白的紗布，厚厚的幾層，看不出傷勢，但當時在場的人卻都能猜到，容妃的手是廢了。

賢王看到如今躺在床上，了無聲息的母妃，立即驚恐起來，母妃這是怎麼了？

「賢王莫急，容妃情緒不穩，傷勢又重，太醫給她服了鎮痛安神之藥，她剛剛睡著。」皇后娘娘上前解釋道。

賢王看著安靜的躺在床上的母妃，背對著皇后，雙拳捏得緊緊的，脊背僵直，一言不發。

昨日還好好的母妃，今日再見，居然變成了這個樣子！

「母妃……」魏采邑上前一步，拉著賢王的手，容妃的樣子著實嚇人，她雖與容妃沒有太深厚的感情，也不禁垂淚。

賢王卻僵硬的將自己的手從她手中抽出，轉向皇后，說道：「母后，不知母妃為何會受如此重的傷？」

皇后對身邊的方嬪嬪點頭，「妳帶賢王去看看，本宮和采邑在這裏陪著容妃。」

方嬪嬪福了福，「賢王請隨奴婢來。」

賢王的視線掠過皇后的臉，冰冷如箭，他不信眼帶同情哀傷的皇后會和母妃受傷沒有關係，他要親自找出證據，為母妃報仇！

方嬪嬪在前面帶路，領著賢王到了之前眾妃齊聚的坤寧宮正殿，正殿裏那古琴燃盡後的灰燼仍然留在原地，整個正殿都保持著起火之後的樣子，甚至連椅子的位置都沒有動過。

「稟賢王，當時就是這架古琴突然起火，容妃娘娘正在撫琴，眾位娘娘聽得投入，火起得突然，讓人毫無防備，沒有人發現火是怎麼起來的。」方嬪嬪指著那一堆灰燼說道。

賢王眼中出現痛苦的神色，嘴角卻勾出一抹冷笑，這是設計母妃的人自信毫無破綻，故意給他保留了現場，讓他無話可說呢！能在眾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到毫無破綻的，除了皇后還能有誰？賢王臉色愈加難看，想到昔日容顏美麗的母妃，此時卻如同殘破的玩偶躺在床上，他的心如同被刀割一樣疼。

「賢王殿下，」一個小丫鬟從後殿急急忙忙的跑了出來，「賢王殿下，容妃娘娘醒了，說要見您。」

賢王聞言，撩起衣襪，幾乎是跑著衝進後殿的。

「母妃——」他跪倒在床榻邊上，看著床上容顏盡毀的容妃，鐵石心腸的男兒也不由落下淚來。

「皇兒莫哭，送我回崇禧宮。」容妃面無表情的說道。

「容妃妳身上有傷，這幾日便歇在坤寧宮吧，待傷好之後再回去。」皇后在一邊言道。

容妃卻看也不看皇后，只盯著賢王，「送母妃回宮！」

賢王也知容妃此時不宜挪動，正想再勸，卻見容妃已經氣急喘息起來，「送我回宮！送我回宮！你沒有聽見麼？我說送我回宮！」

賢王只好點頭答應，「母妃莫急，莫急，兒臣這就送您回去。」

皇后只好命人準備了可以讓人抬動的軟榻，七八個宮人小心翼翼的將容妃抬到軟榻之上，送回了崇禧宮。

賢王和賢王妃也跟去了崇禧宮。

回到崇禧宮的容妃眼中已經沒有了昔日的神采，一雙大眼睛裏只有瘋狂的恨意。

賢王屏退眾人，連魏采邑都被他趕出殿外，他獨自跪在容妃床榻邊上。

「皇兒，你一定要為母妃報仇！」容妃緩緩開口，聲音淒厲。

賢王叩首，「母妃放心。」

「此事定是皇后所為！我也要皇后的一雙手、要明月容顏盡毀，讓她也嘗嘗此時我心中的滋味！」容妃恨聲說完，稍稍喘息，又說道：「還有慎嬪，慎嬪也脫不了干係，皇上不是喜歡慎嬪那雙眼睛麼？我就要慎嬪的眼珠子！」

賢王跪在床榻邊，聞言答道：「兒臣定會為母妃達成所願。」

容妃突然撲簌落下淚來，「皇兒……母妃今後怕是不能幫你了，你要贏，一定要贏！母妃容顏盡失，一雙手也被毀了，日後皇上不會再寵愛我……她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打倒我，你定要打敗太子，取而代之，讓她們知道，我沒了聖寵，還有兒子，日後我才是後宮最為尊貴之人！」

賢王此時卻微微一愣，母妃一直想要他坐上那最尊貴的位置，究竟是為她自己，還是為了他？

容妃受傷之後情緒不穩，極為敏感，見賢王沒有立即答應，便焦急道：「皇兒？皇兒？你可聽到？」

「兒臣知道了。」賢王心下酸澀。

「皇上駕到——」外面突然響起一聲細而尖的唱喏。

容妃卻猛的搖頭，不小心蹭到了臉上的傷，疼得她齜牙咧嘴，「不不，我不要見皇上，不要見皇上，不要讓他看到我現在的樣子……」

「父皇。」賢王趕忙起身，跪在寢殿門口，攔住皇上腳步。

「皇兒退到一邊，朕來看看你母妃傷勢如何。」皇上口氣焦急。

賢王卻跪在地上，紋絲不動，「父皇，母妃傷勢嚴重，不想您看到她如今的殘貌。」皇上皺眉，「她是朕的愛妃，受了傷也一樣是朕的愛妃，如何看不得？你快退到一邊去！」

「皇上莫要過來，臣妾已無顏面見皇上，求皇上看在臣妾服侍皇上多年的分上，顧惜臣妾之心……」容妃說話間已帶上哽咽之聲。

皇上只好收住腳步，「愛妃受了傷，怎可不見朕，是當朕是那薄情寡義之人了麼？」皇帝此時也是真的關切容妃，從容妃平日裏在後宮的驕橫跋扈的樣子就可以看出，她的確是聖寵不衰。

容妃遲疑了一陣道：「皇上，臣妾今日受傷，絕非偶然，臣妾斗膽求皇上查明真相，還臣妾一個公道。否則，臣妾就是死也不願頂著這一副殘敗容顏面聖。」

皇上眉頭緊鎖，高聲道：「容妃放心，朕定會給你一個交代！」

見不到容妃，皇上向太醫詢問了容妃的傷勢後，便離開了崇禧宮。

賢王又陪伴容妃一陣子，也被容妃趕走，讓他速速去籌謀為自己報仇。

賢王離開時，看了看魏采邑，猶豫一陣，道：「妳且留在這裏陪伴母妃，她情緒不穩，身邊需要人服侍。」

魏采邑雖然心中不願意，但身為容妃的兒媳婦，也知此時留下是理所當然，便福身送走賢王，硬著頭皮走進寢殿。

魏采邑見到目光空洞、面目猙獰恐怖的容妃，聲音發顫的問了安，便呆立在一旁，不敢做聲。

容妃像是沒有看到她一般，並不搭理她。

倒是容妃身邊的老嬤嬤上前道：「王妃先到正殿歇著吧，容妃娘娘若有什麼吩咐，老奴再去請示王妃。」

魏采邑聞言如蒙大赦，忙不迭的點頭，退出了寢殿。

容妃受傷的消息很快在京城貴人圈中流傳開，很多大臣都向賢王表示了問候關切之情。

也有些大臣的女眷前來賢王府，想要向賢王妃表達自己的關切之情，卻因賢王妃留在宮中侍疾，賢王府如今沒有女主人在，這些大臣的女眷也是略坐坐便離開了。將軍府的薛姨娘自然也得知了賢王府如今後院空虛的消息。

於是她輾轉到賢王別院，找到了已經多時不曾聯繫，幾乎被眾人遺忘的廉葭葭。廉葭葭見到生母薛姨娘的時候愣了半天，臉上才露出一個諷刺的笑來，「姨娘？您還記得有我這麼個女兒麼？呵呵，真是難得，我以為已經沒有人記得，世上還有廉葭葭這麼個人呢！」

廉葭葭被看管在賢王別院，除了賢王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出現在她面前，與她放縱歡好以外，她既不能出別院，也沒有見過外人，甚至連賢王已經娶了賢王妃都沒有有人告訴她。

薛姨娘聽聞廉葭葭的嘲諷，卻是兩行清淚滾滾而下，上前拉住女兒的手道：「葭葭，我是妳的生母，妳以為我不想見妳麼？妳以為我不想妳過得好麼？」

廉葭葭想要甩開薛姨娘的手，卻發現薛姨娘力氣大得驚人，她竟甩脫不開。

「葭葭，姨娘此次前來，就是要幫妳的！」薛姨娘緊握著廉葭葭的手道。

「幫我？」廉葭葭見甩脫不開，便只好任由她握著。

「正是。妳身在別院也許不知，容妃受傷，賢王妃在宮中伺候容妃娘娘，賢王後院空虛，此時正是妳回到賢王府的最好機會！」薛姨娘言辭懇切的說道。

廉葭葭卻是一愣，「賢王妃？賢王已經娶妻了麼？賢王妃是……廉如意麼？」

薛姨娘一愣，這才想起廉葭葭一直在別院，沒有獲得消息的管道，不知外界之事也是理所當然，遂歎了口氣道：「妳執意與如意相爭，在府裏我就時常勸妳，不要與她爭，如今倒是讓別人鑽了空子。」

廉葭葭有些懵了，「不是廉如意？果真不是她？她說不願嫁賢王是真的？」

薛姨娘自然不知廉葭葭和廉如意間的糾葛，只搖頭道：「這種事情也不是她說了算的，是皇上賜婚，魏家小姐魏采邑是如今的賢王妃，妳若能在此時回到賢王府，日後也要好好與主母相處，莫要再意氣用事……」

「姨娘不要囉嗦了！」廉葭葭皺著眉頭厭煩道。多長時間不見，一見面就囉囉嗦嗦，真是惹人不快。

薛姨娘也眉頭微蹙，歎了口氣，「姨娘自是希望妳好的！」

「我不好的時候也不見你們誰在我身邊幫我。」廉葭葭冷冷道。

「若不是妳不聽姨娘勸告，在府中鬧騰，妳現在已是將軍府嫡出的小姐，怎會落到如此境地，姨娘也不至於不能來看妳，如今能來見妳，也是費盡了周折，還是藉著宮裏出事的機會。」薛姨娘言語之間多有抱怨。

廉葭葭心中則是埋怨起廉如意來，如果不是她重生回來，從中阻攔，姨娘怎麼會做不成將軍嫡妻，自己怎麼會不能成為嫡女呢？姨娘不知真相，還攔著自己，讓自己與廉如意和睦相處！

「對了姨娘，妳說容妃受傷，容妃受了什麼傷？」廉葭葭極力回憶，也不記得前世有容妃受傷這回事兒啊，看來因為她和廉如意的重生，今世已經有很多事情都改變了，沒有按照前世的軌跡，她也需要瞭解現在事情已經發展到何種地步，才好做下一步打算。

「宮中之事，姨娘也不甚清楚，只知道是意外失火，被火灼傷了。賢王妃已經一連在宮中伺候多日，想來應是傷的不輕。」薛姨娘說道。

廉葭葭點點頭，心中有了盤算。

薛姨娘並沒有在賢王別院待很久便離開了。

沒多久廉如意便得知薛姨娘去了賢王別院，探望了廉葭葭。

廉葭葭在府中之時，也不見薛姨娘對她有多關心，此時正逢賢王遇事，她便前去

探望，會不會另有目的呢？

廉如意叮囑寒梅仔細監視府中各處，更要留意薛姨娘那裏有何動向，且看接下來的情況是如何發展再做打算。

在這時又聽聞府上來了宮中的人，正在姊姊院中，要她前去。

廉如意立即收拾了一下，見自己著裝也算莊重，便帶著小陶去了姊姊的院子。

今日來府上的，正是那日見過的蘇荷姑姑。

「蘇荷姑姑安好！」廉如意到來時，蘇荷已經和廉欣媵見過禮了。

見廉如意前來，蘇荷立即起身，向廉如意福身，道：「見過廉二小姐，託小姐的福，奴婢一向都好。」

廉如意忙扶了蘇荷起身，皇后身邊的人，即便是個奴僕也是分外有臉面的。

「今日奴婢前來，是替皇后娘娘送些禮物來的，那日在坤寧宮突起大火，誰也沒有料到，叫兩位小姐受驚了，皇后娘娘親自挑了些禮物，給兩位小姐壓驚。」蘇荷微微笑著說道。

廉欣媵和廉如意姊妹二人趕緊謝恩。

「倒叫娘娘操勞了，娘娘近日可好？」廉欣媵謝恩之後說道。

姊妹二人都是知分寸之人，便誰也沒主動問起容妃的傷勢，怕犯了忌諱，倒是蘇荷主動提了起來。

「容妃娘娘那日受傷不輕，近來心情不好，非要鬧著查出何人縱火。兩位小姐當時也在，那麼多雙眼睛看著，哪裏可能是有人縱火？可容妃娘娘不依，皇后娘娘為著此事，也是沒少受累。」蘇荷歎息一聲。

蘇荷敢說這話，必是皇后娘娘授意的，否則她們這些伺候在主子身邊的人，那嘴最是嚴謹，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，心裏是門兒清的。

廉家姊妹二人也跟著唏噓不已。

蘇荷轉達完皇后的意思，便不再久坐，起身告退。

廉如意親自送了蘇荷出來，不動聲色的將雲溪準備好的大荷包塞進了蘇荷手裏。蘇荷接過荷包，心中默默點頭，倒不是她手裏缺這些銀子，世人都好面子，這將軍府裏的小姐都能如此，那是給了她極大臉面的，沒有人不喜歡被人捧著敬著的。見蘇荷收了銀子，廉如意又從手中拿出一物交給蘇荷。

蘇荷接過一看，是皇后娘娘親自賜下可以進出內宮、無須通稟的腰牌。

「勞煩姑姑將此物交還娘娘，娘娘厚愛，我姊妹二人感激不盡。姊姊心意，娘娘定能明察。」廉如意福身說道，這一福身，自然是對著宮裏的皇后娘娘的。

蘇荷也捧著腰牌福身，乃是對皇后的恭敬之意，「奴婢定會將兩位小姐的意思向皇后娘娘轉達的。」

廉欣媵將皇后娘娘賜的腰牌都還回去了，那意思就是很直白的告訴皇后娘娘，她無意進宮爭寵，也放棄了成為太子妃的可能。

如今的局勢，廉欣媵自然是遠離皇帝，遠離太子，才是最好的選擇。只是在世人看來，這兩個男人都是最尊貴的男人，這兩個男人身邊的位置，也是女人能得到的最尊貴的位置，她能毅然放棄，便是對皇后娘娘表示她的決心。

皇后接過蘇荷呈上的腰牌，臉上不禁露出滿意的笑，微微點頭，「這女子知深淺，懂分寸，本宮不會薄待她的。」

皇后娘娘剛說完，就有宮人稟報說賢王妃哭著來了。

蘇荷還未退下，偷眼瞧了瞧皇后，卻見皇后臉上稍顯不悅，眉頭微蹙，但在魏采邑進來前，不悅之色便轉瞬即逝，臉上盡是擔憂關懷。

「母后……」魏采邑哭著跪倒在地上，「求母后幫幫采邑吧。」

「快扶采邑起來，這是怎麼了？」皇后娘娘溫聲道。

蘇荷上前攙了魏采邑起身，卻見她淚流滿面，哭得好不傷心。

「采邑一直在崇禧宮服侍母妃，可母妃心情不好，往往大發雷霆……采邑蠢笨，恐怕再服侍左右，徒惹母妃不快……」魏采邑說著，小心翼翼的抬眼，打量皇后娘娘的神色。

只見皇后表情溫和關切，沒有不悅之色，心中更是親近皇后，對容妃不滿更甚，「求母后指派有經驗的嬪嬪與采邑一起伺候母妃吧！」

雖然她很想說，求皇后找有經驗的嬪嬪替她伺候容妃，可她畢竟是人家的兒媳婦，這話若說出口，難免顯得她薄情且不知禮，不過相信她不說，皇后娘娘也會明白她的心思的，皇后賢德溫良，一定不會不管她。

皇后見魏采邑充滿期冀的看著自己，心裏簡直想笑出來，容妃這是給自己找了多蠢的兒媳婦？居然能求到她這裏來。既然求到她跟前來，她不幫忙，豈不可惜？只見皇后娘娘面露同情，「容妃突然遭此劫難，心情不好也是人之常情，但妳畢竟年幼，嬌養在深閨，如今才做新婦，哪裏遇見過這種情況，自己都心力交瘁，又要照顧傷病，真是為難妳了！」

魏采邑聞言，對皇后印象更是大好，還是皇后深明大義，對比之下，自己那親婆婆實在太過刁鑽。

皇后又言道：「更何況賢王不在宮中，妳與賢王正是新婚燕爾，這日日分開怎好呢！」

魏采邑聽聞此話，簡直要感動的哭了，皇后娘娘真是好人吶！

「母后……多謝母后體諒……」魏采邑對皇后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。

皇后見她這模樣，心中越發想笑，可臉上的表情卻是極認真的，「這樣吧，妳暫時也不用回崇禧宮了，且等在這裏，本宮叫人找賢王來，本宮與他說。」

「謝母后！」魏采邑這才是真正的驚喜起來，世人皆說皇后娘娘實乃賢后，果然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！

皇后當真叫人找來了賢王。

賢王來到坤寧宮，一眼就看到坐在皇后下首的魏采邑，他的眉頭微微蹙了起來。但在皇后面前，他壓下心中不滿，恭恭敬敬行了禮，才起身。

「本宮知道你擔心容妃，本宮會派幾位得力的嬪嬪前去照顧容妃，采邑身子弱，

日日在宮中照顧，也難免體力不濟，你們又是新婚，整日裏連面都很少見，怎麼行呢？！」皇后溫聲慢語道。

賢王冷眼瞧了瞧坐在一旁垂著頭、面色微紅的魏采邑。什麼身體弱，體力不濟，她定是聽聞自己接了外室回府，才這麼著急要回去的吧，居然都求到皇后這裏來了！

「你莫要怪她，采邑年幼，就是再盡心盡力也難免會有照顧不周的地方，容妃心情不好，讓有經驗的老嬪嬪前去照顧反而更好。」皇后說道。

賢王心中冷笑，她想回府？那就讓她回府，都求到皇后這裏來了，自己還能不給皇后面子麼？既然皇后要派嬪嬪去伺候母妃，如此好機會，不加以利用豈不可惜？

「母后說的是，那便勞煩母后費心了，兒臣這就帶采邑回府。」賢王答道。魏采邑驚喜的抬頭看著賢王，這就同意了？果然來求皇后娘娘是明智之舉，她還以為要多費些口舌呢！

「多謝母后。」魏采邑連忙起身向皇后行禮。

告別了皇后，她高高興興的跟著賢王出了宮。

來到宮門之外，賢王冷眼看著她，「本王還有事，就不陪妳回府了，府裏有本王以前的外室，剛被接進府，安排在香園，妳看哪裏不合適，再做安排也好。」說完便留心著魏采邑的臉色，但見她紅了眼眶，眼中有怒有怨有不平，唯獨沒有驚訝之色，心中更冷，她果然是因為聽說了這事才鬧著要回府的。

賢王轉過臉，不再看她。

「妾身知道了，王爺也保重身體，早些回府。」魏采邑福身，戀戀不捨道。

賢王點點頭，轉身又進了宮。

魏采邑身邊的丫鬟扶她上了馬車。

「王妃，您不要生氣……」丫鬟在馬車上勸道。

「哼，」魏采邑冷哼一聲，「知道那賤人是什麼身分麼？」

丫鬟猶豫了一陣才開口，「聽說是廉將軍家的庶女，王妃還未嫁入王府時就被王爺養在了別院裏。」

「哼！」魏采邑聞言怒摔了一個茶杯，「又是廉家的丫頭，廉如意都敗在我的手中，她一個庶女，還妄想跟我搶王爺麼？」

丫鬟見王妃咬牙切齒，心中擔憂，王爺此時會將外室接進府裏，定是對那外室不一般的，王妃若貿然懲治，會不會惹得王爺不快呢？可知道自家小姐的脾氣秉性，丫鬟也不敢勸阻。

第二十三章 等你來提親

住在香園的廉葭葭正悠閒的吃著丫鬟為她剝的蜜桔，她還不知王府真正的女主人正在回來的路上，在別院被關了那麼久，好不容易呼吸到自由的空氣，心情真是舒暢。

幸好自己聰明，在薛姨娘的提醒之下，把握時機，向賢王拋出一個能獲取大筆財富的好主意，才換得賢王放自己出了別院，可以名正言順的登堂入室。

雖然現在自己只是一個妾室，但前世自己連廉如意都沒看在眼裏，今世難道會怕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魏采邑麼？

賢王的一妻一妾還未見面，廉如意也已獲知廉葭葭進入王府的消息。

在薛姨娘與廉葭葭見面之後，廉葭葭就出了別院，進了王府。是薛姨娘幫了廉葭葭？還是廉葭葭用什麼方法說服了慕容丘？

不管是哪種原因，這都是慕容丘的家務事，她現在沒有閒情逸致去關注，因為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著她，母親的忌日就要到了。

三年了，母親離開自己、離開這個家三年了。

不知道母親在天上過得好麼？看到自己和姊姊長大了麼？看到今世父親沒有扶正薛姨娘，沒有讓任何姨娘取她的位置而代之，會欣慰麼？

將軍府上下早早就開始準備將軍夫人的忌日事宜。

廉如意決定今年母親忌日，她要和姊姊一同去寺廟裏為母親祈福。

在離開之前，她還是先去了一趟右相府，這次她來的時候，恰逢崔右相和榮氏都在府中。

廉如意認認真真的跪下來，給崔右相和榮氏磕了頭，才在丫鬟的攙扶下起身。

「外公外婆，娘親走了已經三年了，如意知道您們都想念娘親，但逝者已逝，外公外婆一定要保重身體，切莫悲傷過度，讓娘親在天之靈能夠放心。娘親早逝，日後如意和姊姊會代替娘親盡孝。」廉如意說道。

榮氏扭頭抹淚，崔右相卻看著遠處愣愣出神。

三年了，他們的悅華已經走了三年了。

廉如意發現氣氛被自己渲染得太過沉重，她可不是為了讓外公外婆傷心才來的，便收拾心情，從小陶手中接過食盒，「外婆嘗嘗，這是我學著做的雲片糕，以前聽母親說過，這種雲片糕很難做好，是外婆娘家的傳統小吃，不知我做得好不好？」

「哼！」誰知崔右相聞言卻冷哼一聲，驚扭的轉過臉去，像是鬧起了脾氣。

廉如意很是莫名，求助的看向榮氏。

榮氏倒是掩嘴笑了起來，「妳外公這是鬧驚扭了！雲片糕可不是我娘家的小吃，是妳外公老家的小吃呀。」

廉如意趕緊討好的捧起一盤雲片糕，送到崔右相面前，「外公莫生氣莫生氣，您快嘗嘗，就當是如意給您賠禮了！」

崔右相哪裏會為這一點小事真的生氣，不過是自己受了冷落，在外孫女面前鬧鬧脾氣罷了。

現在挽回了面子，也不再板著臉，接過雲片糕，點點頭，「聞上去還行，賣相也不錯，就是不知道吃起來是不是那個味道了。」

屋子裏的氣氛頓時輕快起來，小陶眨巴著眼，佩服的看向自家小姐，她家小姐可真厲害，說起謊來眼睛都不眨的，在家裏做雲片糕的時候，還聽小姐念叨著是外祖父家鄉的小吃呢！

待氣氛鬆快，崔右相也不似以往冷著臉對著外孫女。

廉如意便賴在右相府，陪著外祖父外祖母用過了午膳，三人一邊啜飲著茶，一邊聊著天。

廉如意突然放下茶盞，「不知外公與林太傅關係如何？」

崔右相捏著杯蓋，略想了想，「林太傅秉性耿直，我與他也算忘年之交。怎麼突然問起他來？」

「呃……」廉如意頓了頓才又問道：「那外公可瞭解太傅嫡子林仕元林公子品性如何？」

崔右相微微一笑，放下茶盞，細看廉如意臉上雖有些少女問及男子的尷尬之色，卻並無羞怯之意，便猜到她不是為自己打聽的，「仕元不錯，文武雙全，沉穩大度，在他這個年紀，正是年少輕狂的時候，難得他不似一般少年那般浮躁。」

廉如意早就從慕容御那裏打聽過林仕元的人品，此時又對崔右相提起，自然不是真的只為了打聽林仕元的品性如何，「哦，能得外公如此評價，定是錯不了的！」見外公聞言卻不往下問了，只端起茶盞，默默喝茶。

廉如意知道外公端架子的毛病又來了，便主動開口道：「要是這麼好的少年便宜了別人家，豈不可惜？既然外公與林太傅交好，不妨便宜了咱們自家人吧！」

「妳這丫頭，好不害臊！這種事情，是妳這閨閣女子能議論的麼？」榮氏佯怒道。廉如意吐了吐舌頭，「外婆好凶！原本林太傅已經去向爹爹提過此事，只是那時沒有經歷後事波折，也不知爹爹如何回覆，如今再提，卻不好說了。」

「什麼後事波折？我崔某人的外孫女，只有挑剔別人的，還能讓別人挑剔了去？」崔右相不以為意的說道。

廉如意輕歎一聲，簡單的說了在皇宮梅園，廉欣娉被人設計，被皇上相中，卻得以逃離之事。又將自己對姊姊即將及笄，恐皇帝對姊姊念念不忘，會舊事重提的擔心一併說了。

崔右相沉默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如果妳爹爹當時並未回絕林太傅，便讓他們私下換了庚帖，日後只需對皇上言明婚事已定即可。聖上乃是明君，斷不會為此事降罪你們，縱使心中有憾，也會漸漸揭過。」

「那倘若爹爹已然拒絕林太傅呢？」廉如意急忙問道。

「此事妳爹爹可已知曉？」崔右相問道。

廉如意點點頭，出事的第二天早上，天還未亮，她就趕在爹爹上朝前告訴爹爹了。崔右相點點頭，「此事妳若同妳爹爹說，身分上略有不妥，還是我和妳爹爹說吧！怎麼說我也是欣娉的外公。」

自從母親離世，外公已經很久沒有搭理過爹爹了，這次為了姊姊的事，外公能答應得這麼爽快，廉如意打心底還是很感激外公的。雖然她知道，爹爹其實是深愛著母親的，外公可能對爹爹多有誤解，如果能藉此機會化解了外公與爹爹間的誤會，也是不錯。

回到將軍府，廉如意讓春杏打點行裝，過兩日便要去往城外馬鞍山上的普濟寺為母親祈福了。

她正坐在窗邊，為母親抄寫經文，小陶卻悄悄湊了過來，站在她身邊看著她抄寫

經文，不走，也不說話。

廉如意抄完一遍，見小陶還在她身邊站著，不禁放下了筆，看著小陶道：「妳有話要說？」

小陶忙點了點頭，「奴婢有些疑惑想問小姐，卻又不知該不該問，所以就看著小姐寫的經文，順便讓自己再想想。」

「妳能看懂經文麼？」廉如意記得小陶似乎是不識字的。

小陶搖了搖頭，「看不懂，所以到現在也沒想好。」

廉如意搖頭失笑，「那妳還是說出來，讓本小姐為妳解惑吧。」

小陶聞言很是欣喜，卻又賊頭賊腦的左看右看，見旁的丫鬟都離得遠，便壓低聲音問道：「小姐今日去相府，大小姐知道麼？」

廉如意一愣，沒想到小陶會問這個，她搖了搖頭，姊姊應當是不知道的，不過知道也無妨，自己也沒打算瞞著姊姊呀。

「那小姐認識林公子麼？」小陶又問道。

廉如意更是疑惑，小陶究竟要問什麼？她和林公子算不上認識吧？便又搖了搖頭。

「哦……」小陶遲疑道，「那小姐怎知大小姐和林公子是兩情相悅呢？怎麼就把兩人撮合在一起了呢？」

廉如意怎麼也沒想到，小陶竟會吐出此言，登時瞠目結舌的看著小陶。

「奴婢是不是說錯話了？」小陶搓著手指，有些訥訥的問。

廉如意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妳沒說錯什麼，只是此事莫要再對旁人提起。」

她對小陶很放心，所以在相府對外公提起此事時並未避開小陶，如今卻有些慶幸自己當時對小陶的信任了。

是啊，自己只想到事出緊急，躲過了皇上那關便可，加上以前見過林仕元看姊姊的目光，似是別有情意，姊姊也似乎對他並不反感，便想當然的以為林仕元就是姊姊今生的良配了。

更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樣根深蒂固的想法，讓她想當然的以為自己只要打聽好了對方人品德行，就是對姊姊好了。

可小陶的話卻如同當頭棒喝，讓她猛然一震，姊姊的幸福自然是應當姊姊自己體會的，姊姊與林公子是否兩情相悅，她並不知道呀！如此亂點鴛鴦譜，會不會導致姊姊重蹈前世覆轍，再次落得不幸？

不行，她要想個辦法解決這事，前世已經愧對姊姊，今世豈能再犯同樣的錯誤？她隨即收起經文，提筆寫下一張字條，吹乾墨跡之後便交給寒梅，讓她避人視線，送出府去。

之後她再攤開經文，卻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。

慕容御正在與太子議事，他身邊的小廝同光卻在門口踱來踱去。慕容御眼角餘光

掃到同光，便知他是有事要稟，遂拱手向太子告罪，退出了太子書房。

「什麼事？是廉二小姐有事？」慕容御有些緊張的看著同光。

同光嘿嘿一笑，「爺，您真是神機妙算呀！正是廉二小姐身邊的寒梅姊姊送來的字條。」

同光雙手遞上字條，暗自偷樂的站在一邊。他跟在主子身邊很久了，主子不在京城的時候，他就在主子宮外的宅子裏看家護院，主子一回京，他就伺候在主子身邊，所以他對自家主子很是瞭解，若不是主子緊張的事情，他才不會在太子與太子議事的時候趕著過來送信呢。

慕容御當即展開字條，見到那一行熟悉的字跡，心頭一熱。不過幾日不見，竟像是隔了許久一樣，思念深沉如海，真是恨不得現在就丟下一切去見她。

但看字條上約定的時間是明日下午，加上太子還在書房裏等他，否則他哪還有耐心等到明日。

慕容御將字條仔細折好，揣進懷裏，敲了敲同光的腦門兒，「你小子就嘴機靈。」

同光縮了縮脖子，腹誹道，奴才腦子也機靈呀，不然怎知道是廉家二小姐的消息，就要第一時間送來呢！

慕容御轉身回了太子書房，原本還欲推脫之事，迅速條理分明的給太子列出可行之計，讓太子都不禁讚歎的多看了他幾眼。

是夜，廉如意正獨自側臥在軟榻上看書，室內忽一陣風過，抬眼屋裏便多了一個人。

廉如意對慕容御的突然出現已經見怪不怪了，「不是約了明日午後在岳陽樓見面，怎麼現在就來了？」

慕容御微微一笑，他如果說等不及明天再見她，不知道會不會把她嚇跑？「怕妳有急事。」

廉如意微微皺眉，「也不是很著急的事情，只是我之前思慮不周了。還記得我向你打聽過林仕元的人品麼？姊姊就快要及笄了，我擔心皇上……所以我想，也許可以……」

廉如意說一半留一半，但知道前因後果的慕容御自然是聽懂了。

「仕元是良人，可以信得過。」慕容御點點頭，爽快的說道。

廉如意卻更加遲疑，「他品性不錯，就一定會是姊姊的良人麼？我卻是希望姊姊能嫁得心悅的如意郎君的。」

慕容御表示理解的點頭。

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讓他們私下多些接觸，也好看他們是否合適？」廉如意艱難的把這句話說出口，便緊張的看著慕容御，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自己這樣的想法太過驚世駭俗？會不會覺得自己家教不嚴太過隨便？

如果對方不是一直對她照顧有加、體貼入微的慕容御，這樣的話，她是怎麼也不會說出口的。

誰知慕容御卻想都沒想就爽快的點頭，「需要我做什麼？」

「兩天之後我和姊姊會去往普濟寺為娘親祈福，會在那住上半個月，到時爹爹會請住持將半個寺院都空出來，省得寺中人員嘈雜，我想那個時候應該是讓姊姊和林公子見面的好時機吧？」廉如意猶豫的說道，「這件事我不想讓姊姊知道，只當他們是偶遇更好。」

慕容御聞言略點了點頭，似在思考。

廉如意便不再說話，只靜靜看他。

片刻後，慕容御笑著說道：「嗯，沒問題，到時候我有辦法帶仕元去，你就安心吧。」

廉如意點點頭，「多謝。」

「妳一直在為姊姊打算，就沒有為自己打算過麼？我記得妳明年也要及笄了吧？」慕容御在她對面的凳子上坐下，燭光之中看不出他問出這句話時臉上的緊張和內心的忐忑。

廉如意一愣，繼而笑道：「你怎知我沒有為自己打算？」

慕容御立即扭頭看她，目光灼灼。

廉如意卻微微垂下頭，淡淡的說道：「如今甚好，只是還有一年的時間，誰知人心會不會變呢？」

慕容御彷彿聽見自己的心撲通撲通跳得響亮，彷彿擂鼓一般，整個世界裏，整個耳朵裏都只剩下了自己的心狂跳的聲響。

她的話，是自己所猜的意思麼？她在說誰？是自己麼？如今甚好？應該是指自己吧？

慕容御的指尖都開始興奮又緊張的顫抖，「如意……」他聽到自己的聲音都變了調，隱含著期待和恐懼，期待她所指是他，卻又怕不是……

廉如意緩緩抬頭，一雙美目裏映著燭光，全是他的倒影，「難道是我誤解你了？你並無此意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，沒有誤解……我有此意，我有此意！」慕容御歡喜得幾乎語無倫次。他以為自己隱藏得很好，他打算一步步慢慢的接近她，融化了她的心，之後才能水到渠成的把她留在自己身邊。

原來，她是知道的，她知道他的心思，她懂他的情意。

是啊，她一向細心聰慧，怎會體察不到他的用心呢。

慕容御起身走到廉如意身邊，低下頭來認真的看著她的雙眼，「此生絕不負妳，只與妳一世一雙人。」

「那我便等著一年以後你來提親。」廉如意說出此話時沒有一般閨閣女子的羞怯，雖然燭光之下她也紅了雙頰。

慕容御直直看著她，只覺此時的她美得讓人移不開視線，他甚至不敢再靠近一步，不敢觸碰，唯恐褻瀆了美好的她。

「不，我等不及一年了，明日我就要奏請父皇，請他賜婚，婚禮可以等到一年以後，可旨意卻要現在就去請。」慕容御說道，「我自己的心我有把握，可世事變遷，我怕這一年之內變故太多，如妳姊姊那般波折，我等不起！」

廉如意皺眉，「明日不行，再怎麼樣也要等到姊姊的事情定下之後再提。」

慕容御聞言只好懊惱的答應下來，內心卻激蕩澎湃，片刻不停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你快些回去吧。」廉如意看了看慕容御道。

慕容御聞言點頭，「照顧好自己，妳姊姊之事，妳且放心，我定將仕元帶到，妳……也等我。」話音剛落，他就消失在房間裏。

越接近就越不敢觸碰，越想要得到就越珍視，雖然她的心意他也已明白，但還未將她娶過門，便更要小心翼翼，不能輕慢了她。

安靜的房間裏，只剩下廉如意獨坐軟榻之上，燭光影影綽綽，她的臉上卻無悲無喜、平靜無波，彷彿剛剛表明心意的不是自己，彷彿一切都與她無關，姊姊的婚事都比她自己的更讓她關注。

經歷前世騙局，一片真心被辜負，最後落得胎死腹中一屍兩命的下場以後，重生回來，她對男女之情不再有任何期待。

慕容御看她的眼神、為她做所的一切，她都懂，卻無力付出真心來回應，她能做的只是利用他的真心，換取一個有利的位置，繼續報復前世背叛她的人。反正今世總要嫁人，與其嫁給一個完全不瞭解的陌生人，倒不如嫁給他。

就在慕容御因為興奮而失眠的這一夜，廉如意仍舊睡了個好覺。